

作家何凡與林海音的次女夏祖麗，八月底偕夫婿張至璋由旅居的墨爾本來到台北，行囊中裝著厚厚的一疊稿子——何凡傳，其中十二萬字出自夏祖麗筆下，四萬字是張至璋寫的，還有四萬字則是由台灣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教授應鳳凰執筆。此番來台，就是要將三人的稿件做最後的整合，預定十一月下旬由台灣天下遠見公司出版。

九八年，林海音長期臥病，生命的火焰日益微弱。曾與母親在純文學出版社隔著一張桌子共事十年、寫過許多作家專訪的夏祖麗，決定把母親的一生寫下來。那時，林海音意識已然不清，沒法親述往事。夏祖麗細讀母親的日記、信札、著作，訪問了許多母親的朋友、同事，又親自到北京尋訪母親讀書、成長的地方，然後回到墨爾本開始埋頭苦寫。當時她已隱隱感知父親的傳記，將來恐怕也是她的責任，但那時她全神貫注在母親的傳記上，完全不敢去想父親的事。

二〇〇〇年十月，二十二萬字的《從城南走來——林海音傳》才剛出版，高齡九十一歲的父親何凡身體大不如前，來日無多的恐懼，讓夏祖麗不敢休息，又投入了為父親作傳的準備工作。母親的傳記是她獨立完成的。父親的傳記，她卻有不同的想法。

和林海音十三歲喪父的波折童年、以及婚後工作上的多次變動相比，何凡生在和樂的大家庭，受過良好的教育，來台灣後一直在國語日報工作到八十歲退休。著名的「玻璃墊上」專欄，前後寫了三十二年。夏祖麗覺得父親一生單純，他的傳記不妨由幾個人分頭來寫，按主題分工，免得耽擱。她決定自己寫父親的家庭、青少年時期以及思想、觀念、生活。張至璋是資深記者，曾在中國廣播公司及中華電視台新聞部工作，文筆也好，曾四度獲台北聯合報文學獎短篇小說獎，夏祖麗決定將父親在國語日報媒體工作的這一段，交給另一半來寫。

至於聯合報的「玻璃墊上」、國語日報的「茶話」以及父親譯介的包可華專欄等對社會的影響力，夏祖麗覺得應該由學者擔綱，比較客觀。她徵詢「林先生客廳」常客應鳳凰的意思，應鳳凰一口應允。

和寫母親傳記一樣，夏祖麗細讀父親的書信、日記，把《何凡全集》又重讀了兩次，訪問了許多父親的朋友、同事，並再度赴南京、北京探訪父親出生、成長以及讀書的地方。不同的是上次去，用的是英子——林海音的小名——的眼睛，這回，她用的是夏家六少爺的眼睛。何凡本名夏承楹，在九個孩子裡排行第六。

追尋母親的足跡時，想到十三歲就擔負起照顧一家老小、犀利幹練的母親，如今記憶退化，生活起居全賴別人照顧，夏祖麗曾數度大慟，悲傷難抑。親歷父親的青少年，夏祖麗卻興味盎然。何凡出身書香世家，父親自小延請塾師到

家中為孩子們授課，因此何凡到十一歲才正式進洋學堂，插班北京師大附小五年級，此後一路保送北京師大附中、北京師大英文系，奠定良好的中英文基礎。何凡的青少年是快樂活潑的，他擅吹口琴，熱愛運動，是排球校隊。大學畢業進入北平世界日報工作，十分活躍，提起「夏六」，北平體育、文化界都知道。

「可能是受父親積極樂觀的態度感染，為父親寫傳時，我沒有那麼多愁善感。剛來台灣時，生活不富裕，父親認真工作，勤奮寫文章，任何時候看到他，不是讀書，就是伏案寫稿，從不抱怨。他一生提倡『運動最補』，自己也奉行不渝，七十歲打起桌球仍滿場飛。七十四歲專程到洛杉磯看奧運，並以『何凡看奧運』為題，為北美世界日報寫文章。七十五歲時，還一個人到瑞典看世界盃桌球賽。母親倒下後，他學著使用微波爐、洗碗機，練習獨立生活，這種積極面對人生的態度，讓我不再悲傷。」夏祖麗說。

為父親寫傳，她還花了許多功夫做查證，要求自己務必字字句句都有來歷、出處。何凡傳有兩百多個註釋。「我為父母親寫傳，並不是想為父母親宣傳，而是希望為歷史留下紀錄，所以儘量把大時代的背景一起帶入，特別是生於清末的父親，他的一生就是一部中國近代史。」夏祖麗說。

從收集資料到寫稿，前後約有五年的時間，夏祖麗摒擋一切，專心為父母親寫傳，夏天為了躲太陽，穿梭在東、西書房之間，三十多萬字磨得她的手指起了老繭。如今父母的傳都寫完了，她覺得收穫最大的是自己。「寫完父母的傳記，讓原本內向的我開朗多了，也學到什麼事都不用害怕的生活態度。」夏祖麗說。

此次來台，夏祖麗除了彙整稿件外，還從家藏的老照相簿中挑了一百多張的照片搭配。輕撫著厚厚一疊辛苦耕耘的成果，夏祖麗呼了一口大氣說：「重新走過父母親的一生，讓我自父母大去的悲情中走出來。母親是一個『生活者』，一生精采充實。父親則是一個『先行者』，一輩子都在推行最新、最好的觀念，認定對的就堅持下去，不計較名利、得失。而我，何其幸運，能親自為他們寫傳，記下他們精彩豐富的一生。」